

電影劇本叢書

方育平三部曲

父子情 楊祿華

半邊人 張志成

吳滄洲

雙週刊出版社

出版：電影雙週刊出版社

地址：香港軒尼詩道四七五至四八

一號東南大廈十五樓E座

印刷：太古印刷公司

地址：香港鰂魚涌船塢里十六號臨

海工業大廈7樓B座

售價：港幣廿三元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 目錄 ●

第五章·回顧與探索中的方育平	羅卡	209
第四章·美國心（分鏡頭劇本）	紀二 張志成	153
第三章·美國心	張志成	105
第二章·半邊人	吳滄洲	57
第一章·父子情	楊祿華	1

第一章・父子情

楊祿華整理

演員表

羅山木——石 磊
羅家興——李羽田（幼年）
 鄭裕柯
吳紹冲——陳 听
羅家喜——龔 意（幼年）
 殷善美
羅家娣——容惠雯
羅太——朱虹

職員表

導演： 方育平
編劇： 陳召
 張堅庭
 李碧華
攝影： 黃 山
剪接： 秋木涼
製片： 王啓傳
副導演：翁子忠

（圖片提供：銀都機構）

1 黃大仙徙置區

一九七四年夏天。香港。

黃大仙徙置區的街道上，人潮流動，熙熙攘攘，街道兩旁停着各式各樣的汽車。一個兩鬢斑白，戴着老花眼鏡的男子，匆匆從區內郵局走出來。他叫羅山木，是一家洋行的老職員。他手肘上掛着一把雨傘，手裏緊緊捧着一個厚紙皮的郵件，走到街道上便停住了腳，迫不及待地將郵件拆開，取出一張文件。他看着看着，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自言自語地叫起好來，隨即連走帶跑地奔回家去。

這張文件是他兒子羅家興畢業於美國某大學並獲得碩士學位的文憑，也是他多年宿願的實現。他興奮地走過一條又一條街，回到他家所在的徙置區大廈。

幾個孩子正在空場上追逐玩耍。

羅山木沿着樓梯急步而上，上了一樓又一樓，大概是心急着回家報喜訊了吧。但將到四樓的時候，他覺得累了，臉上的笑容收斂住了。突然，他雙眼一花，身體靠在樓梯邊的牆上，隨即倒在地上，雨傘沿着樓梯一級級地滑了下去，米黃色的文憑輕輕地飄落在他身邊。

2 香港國際機場

客機抹過薄雲，降落香港國際機場停機坪。除了旅客出閘的通道以外，整個候機室大廳人頭攢動，擠得水洩不通，一片喧鬧。

一位身穿尼龍衫、牛仔褲、長頭髮，戴眼鏡的年青人，手中提着一隻皮箱，肩上背着一個軍用袋走出了閘口。他摘下眼鏡又戴回去，向接機的人群張望。

“到這邊來，我在這兒吶！”一位衣着樸素的



女孩子高聲叫喊，然後走到年青人的身旁。原來他們是兄妹倆，哥哥羅家興剛從美國回港，妹妹羅家喜前來接機。

“這麼多行李呀？來，我帮你拿吧！”

“不用了，我自己拿得動。”

“來吧，我替你拿這個。”

“讓我自己來嘛！”

“如果爸爸知道我不替你拿行李，他一定會怪我的。”

兄妹倆闊別多年，重逢時既高興又有些不自然，兩人你推我讓地走出機場，坐上計程車往回家的路上駛去。

3 計程車內

“爸爸是得甚麼病死的？”羅家興對父親突然去世感到茫然。

“心臟病。你知道爸爸的脾氣，他平時不喜歡看病，當他接到你的畢業證書時，高興得心臟病發作，就這樣死了。”家喜黯然回答，她想了想，又說：“爸爸這輩子就是爲了你。”

“其實爸爸也是很疼你的呀！”家興說。

“他把疼剩你的再給我們。”

“現在我們大家都沒有人疼了。”

家興說完這一句，便低下了頭。汽車這時在屋邨附近停下了。兄妹各人拿一件行李走出車門……

.....

4 徙置區，羅家

徙置區的單位狹小凌亂。家興的母親身穿黑色喪服正在一針一針地縫着從工廠領回來的牛仔褲；大姐家娣知道家興今天到家，帶着她的孩子回到娘

家探望，家興的孿生妹妹正在摺疊紙元寶，這是準備在父親靈前燒用的。家興兄妹跨進了門口，小妹叫了一聲：“哥！”便起身上前接過行李。家興先向家娣叫了聲：“姐姐”，然後輕輕喚聲“媽”。

羅母仔細打量着兒子說：“阿興，你回來了，快坐下，坐呀！”家興應聲坐下。母親看他疲倦的樣子心疼地說：“你一定很累了，快去歇歇吧！”

“媽！我不累……”對着面容憔悴的母親，似乎還有甚麼話要說。

“去吧！先去休息吧！”羅母不願使剛回家的兒子傷感，催他進房間去，並喊道：“大仔，細仔，你們幫哥哥把行李搬進房裏去，拿一個枕頭給哥哥。”

家興在母親和姐妹們的簇擁下走進隔壁的小房間。姐姐家娣抱着孩子走進來，挨着他的身邊坐在床上。她關心地问弟弟：

“你習慣那邊的生活嗎？”

“最初不習慣，後來慢慢適應了。”

“這很自然，要是我，也不會習慣。”

家喜把哥哥上次寄回來的畢業證書用鏡框鑲好掛在牆上，把原來鏡框裝着的一張她自己和姐姐多年前照的相片取出來，橫放在桌面上，便走開了。

家娣手抱着的孩子這時哭起來了。

“小雄，叫舅舅！會不會叫呀？”孩子仍然在哭鬧。

家興看着孩子哭，好像這時才想起姐夫，問姐姐道：“姐夫呢？”

“他上班去了。”

“那你不做工作了嗎？”

“我早就不工作了，帶着孩子怎麼能做工啊？”



家娣雖然和弟弟分別多年心裏很想多談談，但孩子在哭，而且她也感覺弟弟似乎心事重重，於是

對孩子說：“別吵了，讓舅舅休息！我們走吧！”

她一面哄着孩子一面走了。

房間裏只剩下羅家興一個人，他站起來走向桌旁，看了看自己那張掛在牆頭的畢業證書，又看見桌面那張相片。

這張相片，領着他走入回憶中……

5 照相館

九歲的家興和父親一同站在一家照相館門口的櫥窗前。櫥窗內擺放着兩張放大的照片。家興指着照片對父親說：“你看——姐姐呀！”

照相館在樓上，父子倆走進去，老板滿面笑容地說：“先生，照相嗎？”

羅山木氣忿忿地說：“我不是來照相，是來拿照的。”

“請把單據給我。”這是取相片的一般工作程序。

“我沒有單據。我要取回那兩張照片！”羅山木這句話使照相館老板摸不着頭腦。

“哪兩張照片呀？”

“門口擺的那兩張，是我女兒的照片。”

“啊！原來是你女兒呀？”老板這時才明白他們要那兩張作廣告的照片。但他說道：“她長得很漂亮，所以我把它擺出來，那是給你面子呀。老伯！”

“什麼給我面子？你隨便把我女兒的照片擺出來，如果給那幫阿飛看見，還得了呀！”羅山木生氣地說。

“你這人真是頑固！人家求我擺我還不肯呢！”老板不服氣地說。

羅山木更加火了，他帶着警告的口吻重申：“我告訴你，你快把照片還給我，不然，我要告你。

”在羅山木的警告和催促下，老板只好和父子倆一同下樓，走到門口，把櫥窗裏的兩張照片取下，交給羅山木。

“好了，我們走吧，。”羅山木拿着照片，拉着兒子離開了照相館。



6 橫街

清早，一條僻靜的小街，街上行人疏疏落落。

一個小販手拿着一串糖果向行人兜售。

家與在小販旁邊停下脚步。走在前面的父親回頭拉他。

“爸爸，我想吃。”兒子指着小販手上那串糖果。

“這裏有麵包，還買那些幹什麼呢？”父親把手提着的紙袋使勁向兒子晃了晃，兒子對紙袋裏的東西不感興趣，雙眼還是盯着那串糖果，不願離開。

“走吧”父親強拉兒子走開，他看着兒子不滿的表情，又說：“算了，我給你一毛錢吧。”

7 小學

父子倆來到振寰小學附近。

一群學生吵吵嚷嚷，正衝上課堂。

父親把兒子一直送到課堂的樓梯前面。

“你要懂事點呀！你已經唸過四間學校了。再不好好唸書就沒有學校收容你！”父親見兒子走到樓梯口停住，便耐心地叮囑道。

兒子還是不想上去。

父親輕推他的肩膀，“上去吧！快上去呀！”

振寰學校是一間私立學校，設備簡陋，陳舊失修。

上課鐘剛敲過，學生們已回到課室。一位女教師走向家興所在的班級。課室門口一位男學生半站半蹲地靠着門框，兩只手分別拉着自己的雙耳，顯然是一個因犯規受處罰的學生。他叫吳紹冲。女教師進入課室，走向講台旁邊。班長一聲“起立”，全體學生站起，並齊聲喊：“老師早。”女教師雙手一按，學生們坐下。

“這一課是作文，題目是「我的將來」。”女教師轉身在黑板上寫了「我的將來」四個字，然後轉過身，說：“老師想知道你們將來想做什麼……許仁發！”她叫了一個學生。

許仁發站起來。女教師問：“你將來想做什麼？”

“我想做個西醫。”

“爲什麼？”

“因爲我爸爸是個中醫。”

教師點點頭，示意他坐下。

“何玉薇，你呢？”女教師叫另一個女學生站起來，問道。

“律師。”女學生迅速回答。

“爲什麼？”

“可以多賺錢。”

“劉成元，你將來打算做甚麼？”教師向第三個學生提問。

“警察。”學生還沒有站好便回答。

“爲甚麼？”

“因爲當警察有槍。”

老師叫他坐下以後，把眼睛停在羅家興身上：“這位新同學，你叫甚麼名字？”

“羅、家、興。”羅家興一個字一個字的回答。

“羅家聲？”

“羅家興！”家興不願老師把他的名字叫錯，

又重複一遍。

“羅家聲……”老師還是這樣叫：“你將來想做甚麼呀？”

“我爸爸叫我不要告訴人家，不然，一定會讓人家取笑的。”家興答了這一句，同學們哄堂大笑起來。

“各位同學不許笑！”老師要大家安靜下來。繼續對着家興說：“你說吧，你將來想做甚麼？”

“我想……”家興猶豫片刻：“做戲院的帶位員。”

又是一陣哄堂大笑。

“不許笑！”老師制止笑鬧：“羅家聲，你說，爲甚麼要做帶位員呢？”

“因爲有戲看。又可以賺錢。”他思索一下，又補上一句：“老師，我的名字叫羅家興，不是羅家聲。”

“好，你坐下！”老師向全班宣佈：“現在我給兩堂課的時間讓你們作文，大家把本子打開，不要吵，快點做。”

半蹲在課堂門口的吳紹冲仍然拉着自己的雙耳，不停地數着：“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8 洋行辦公室

洋行的寫字樓。辦公室裏空落落的，一張張辦公桌邊都沒有人了，只留下羅山木一個人獨自打開保暖飯盒，一口一口地吃着飯。他吃完飯向洗手間走去，把飯盒洗乾淨。他望望四外無人，想走進廁所，但每個廁所都緊關着門。他在其中一個門口蹲下，想往裏看究竟有沒有人，剛好廁所裏的人推門出來，門板碰在羅山木身上。

“先生，你在做甚麼？”從廁所出來的男人責



問羅山木。

“沒有甚麼，我以為沒有人在這裏面。”

“真奇怪！”那人不滿地走了。

羅山木急急忙忙走進廁所，但他不是解手去，而是悄悄地把廁所裏的整卷廁紙拿走。

9 小學校園

學校敲响了下課鐘，學生紛紛奔向校園，頓時一片喧嘩。他們有的互相追逐，有的正在跳繩，有的在打球。家興脚穿一黑一白的「鴛鴦襪」，環顧着這個陌生的校園。他走到幾個正蹲在地上玩沙子的同學旁邊，一個男同學看見他，便說：“喂，原來你喜歡做帶位呀，替我們帶吧。”家興沒有睬他，扭頭走開。這時，另一個男同學忽然發現家興一隻耳朵上有一顆耳環，便走上去問：“怎麼男人也戴耳環？不知道他是男還是女的呢？”

“對，我們過去看看。”五、六個同學一同站起身要去看家興的耳環，他慌忙避開逃走，那幾個同學就追他。終於，他在廁所旁邊被捉住了，有的同學動手打他。

“你為甚麼打人？”吳紹冲打抱不平地把那幾個欺侮家興的同學扯開，其中一個小肥仔仗着人多同吳紹冲扭打起來。吳紹冲一拳擊在小肥仔臉上，小肥仔痛得蹲了下去。

欺侮家興的同學被趕走了，吳紹冲關心地走到家興身旁問：“你沒事吧？”這時，吳紹冲無意中也發現家興的那隻耳環，他順手撥動家興的耳朵說：“你的耳環真有趣。”家興聽他這樣說，以為他也是欺侮人的，獨自走開了。

10 小學校門外

放學了，學生們成群衝出校門。

家興跟着人群在馬路上走着，他發現吳紹冲站在路旁像是等着甚麼人似的。

家興望了他一眼又低下頭繼續走去。幾個剛才被吳紹冲教訓過的同學找來一個大約十四五歲、小流氓樣的男孩，看樣子準備報復。但他們沒有發現吳紹冲，却看見家興獨自走來。那個被打腫了臉的小肥仔指着他對那小流氓說：“就是這小子。”

“怎麼樣？娘兒腔的，不敢走過來嗎？”小肥仔得意地說。

“甚麼事？”吳紹冲突然出現，上前責問道。

“吳紹冲，你憑甚麼打我的兄弟？”小流氓向着吳紹冲問。

“沒有呀！”吳紹冲若無其事地說道。

“沒有？你看，他連眼眶都被打黑了。”小流氓指着被打傷的小肥仔給吳紹冲看。

“是不是他自己在這裏碰傷的？”吳紹冲仍不承認。

小流氓怒不可遏，步步向前。吳紹冲突然來個先發制人，一脚死勁踩住小流氓的腳：“你想怎麼樣？”

小流氓的腳被踩痛不及還手。吳紹冲急忙退後一步，然後從書包裏拿出一包東西，交給小流氓，說：“這包東西送給你。對不起，打了你的朋友！”

然後拉着家興回頭急跑。

“有蛇呀！”吳紹冲在遠外喊了起來。小流氓打開紙包一看，倒出一條青蛇，他嚇了一跳，大叫一聲：“毒蛇！快追！”把紙包一扔，伙同其他同學向吳紹冲和羅家興追去。羅家興和吳紹冲在人叢中穿插逃走。



吳紹冲與羅家興逃到一條偏僻的路上，沿着石級往山下跑。剛跑了幾級石階，吳紹冲突然拉着家興說：“往回跑！”然後兩人躲藏在石階上面的一堵牆邊。小流氓和他的伙伴趕到石階上邊，不見人，便喊着繼續往下追……

“你叫甚麼名字？”吳紹冲看見追趕他們的小流氓走遠了，便問羅家興。

“羅家興。你呢？”

“我叫吳紹冲。”

家興對吳紹冲產生了極好的印象，於是說：“剛才我忘記了告訴你，你不是問我爲甚麼戴耳環嗎？因爲我全家都是女孩，只有我一個男孩，我爸媽担心我養不大，所以叫我戴上耳環。”

“是嗎？其實我也有耳環痕的。”吳紹冲用手拉着自己的耳朵，讓家興看。

“真的？讓我看！”羅家興也感到奇怪。

“是我自己穿的。”

“爲甚麼？”

“因爲我怕自己養不大自己……”

12 小山崗

山下，樹木迎風搖曳，草叢翻着波浪。

羅家興和吳紹冲登上山頂，眺望筲箕灣的木屋區。

“你是不是很高興看戲呀？”吳紹冲問家興。

“是呀！”家興回答。

“我給你看個玩意。”吳紹冲拿出一張活動畫片，開始是一隻老虎，推一推出現一個兔子。家興對這玩意覺得新鮮，拿過來推動了幾次。吳紹冲指着前面的一塊大石頭，對家興說：“我們到上面去吧！”兩人爬到石頭上坐下，這裏看得更遠了，山下高樓、木屋，一望無際，他們感到更加舒暢和愉

快。

“你爸爸是不是很疼你？”吳紹冲問家興。

“是的，不過他很頑固，我不喜歡唸書，他又打我又罵我。”

“我爸爸也很疼我，但是他常常被抓去坐牢。他坐牢出來後就會買許多東西給我。”吳紹冲說。

“真的嗎？”羅家興覺得奇怪。

“真的。”吳紹冲低下了頭。

兩人一陣沉默。吳紹冲玩弄着自己的書包，家興望着遠方的海，又看看山下，最後轉身拍一拍石頭。

“這塊石頭真古怪。”家興自言自語地說。他想打破尷尬，也想逗起吳紹冲的話題。

“吳紹冲，我們以後常到這裏來玩，好嗎？”

“好！”

遠遠傳來一陣呼喊：“吳紹冲，吳紹冲……

”順着聲音傳來的方向望去，一群孩子在半山的亂草亂石叢中向他們招手：“吳紹冲，快下來吧！有好戲看呀！”

兩個孩子拿起書包跳下石頭。他們穿過草叢，隨着那群孩子來到一座破爛的木屋門口。

13 山邊木屋

“有甚麼好戲看？”吳紹冲問一個戴眼鏡，短頭髮的孩子。

“有木偶戲看，保證你看過以後還想再看。”

“那要多少入場費呢？”一個孩子問。

“十張公仔紙。”

“沒有公仔紙怎麼辦？”

“那就要金絲貓、汽水瓶蓋、彈子……除了草紙以外甚麼都行。”

“這樣你不是可以發財了？”



孩子們你一言我一語，然後魚貫進入木屋。羅家興和吳紹冲仍然站立在外邊。

“我只有五分錢。兩個人可以嗎？”

“好吧！”守門的孩子作了個特別通融的表情。他們兩人便進去了。

木屋裏亂七八糟，各人找到一處合適的地方坐下。中間放着一個製作簡陋的幻燈，對面牆上掛着白紙。負責放映的是兄弟倆。他們把窗門關閉，不讓外面的陽光透進來。兩兄弟緊張地準備開映，孩子們等不及了，吵吵嚷嚷地叫起來：“快點呀！”

“怎麼還不開映呀？”

幻燈放映準備就緒。暗淡的幻燈光射到牆頭的白紙上，白紙上出現一些模糊不清的畫面。隨着畫面的更換，主持幻燈的兩兄弟忙起來。哥哥當講解員做旁白：

“各路英雄！你好！現在大鼻林與財叔在無情嶺上決鬥。但是，大鼻林詭計多端，佈下了天羅地網。這一次財叔是沒命了……”

“……就在這時，神犬出現了！……”

“……神犬大聲地吠了起來……”

可是却聽不見狗吠聲。原來說好由弟弟學狗叫的，他大概是忘了。

“混蛋！狗出來好久了，你怎麼還不叫呀！”哥哥生氣地打了弟弟一巴掌。

“你爲甚麼打我呀？”弟弟摸一摸臉孔，接着想起來是該學狗叫了，便“汪！汪！汪！”地叫起來。

“大聲點！”哥哥嫌弟弟叫得不夠大聲。

“汪！汪……”

觀衆席上喧鬧了。“好呀！”“好呀！”掌聲、怪叫聲、口哨聲、各種怪聲響了起來。有的還站起身來，把畫面遮住了。

“別擋着……快坐下！”放映的哥哥斷喝